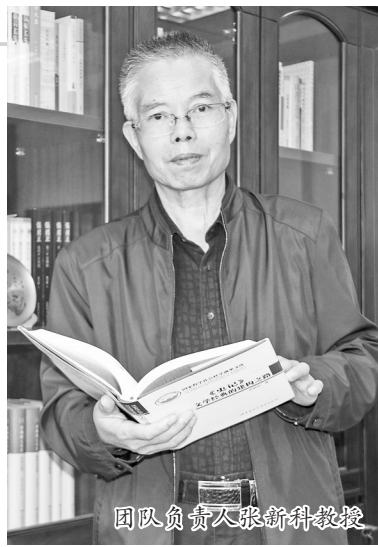


# 杏坛化雨育桃李 勇担使命弘文道

记教育部第二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教师团队」

□ 通讯员 张莹 刘书芳



团队负责人张新科教授

站稳讲台 为国育才 立德树人守初心

“扬葩振藻，绣虎雕龙”，在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大厅，镌刻着一代学术宗师、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霍松林教授手写的八个大字。这是霍先生的人生写照，也是该校古代文学教师团队的治学传统。霍松林先生在陕西师范大学执教长达半个多世纪，用他的话说：“我这一辈子很简单，就是围绕文学，做了读书、教书、写书三件事。”

“霍先生是我们中国古代文学教师团队的一面旗帜。”中国古代文学教师团队负责人、文学院教授张新科说，“团队的发展和学校历史同步，前辈学者筚路蓝缕，经过几代人薪火相传，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队伍和研究阵地。”团队现有25人，其中不乏国家级教学名师、国务院政府特贴专家、国家级特聘教授、陕西省教学名师、陕西省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获得者。

“玉壶存冰心，朱笔写师魂。谆谆如父语，殷殷似友亲”，这是学生们对张新科教授的印象。“基础要牢，眼界要广，思路要活”这12个字，他时常挂在嘴边。“要去读原典，要去读第一手资料。这是一个笨功夫，也是一个苦功夫，但也是必须做的功夫。”那满是批注的书本，重逾百斤的稿纸，奠定了张新科教授学术殿堂的坚实基础。在张新科心里，学生的事永远是第一位的。近两年，因为积劳成疾、身患重病，他不得不停下本科生的课程，但对

2022年，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教师团队”入选教育部第二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数十年来，团队践行学校“西部红烛两代师表”精神，始终把教书育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作为重中之重，秉承“敢为人先、追求一流”理念，聚焦国家重大需求，不断攀登研究高峰，积极服务社会……

于硕博生们，他仍旧尽心竭力。为人师表、敬业爱生是团队共有的品质。

“我的一篇作业，140字的摘要，刘老师就修改了5处，并写下大段评语。师母说老师常常批改作业到凌晨一两点，高度近视的眼睛经常充血仍不肯休息，我们都心疼。”文学院硕士生李桂增谈到导师刘生良教授时说。认真和尽责，是刘生良两张公认的名片。从教40余年来，刘生良一直在一线承担着繁重的工作任务，15年来年均工作量达到1000余学时。2021年，他被评为陕西省教书育人楷模。

“团队不断深化教学改革，激发活力，注重新技术、新理念的创新推动，适应国家新文科发展趋势，把传统教学方法和现代化技术手段相结合。”张新科教授说。

八水绕长安，永兴坊、昌明坊等唐长安城110坊，白居易、王维等唐代文人坊中居所，玉门关、楼兰等丝绸之路文化名地……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文字在“丝绸之路起点”的历史重现——唐诗话长安城虚拟仿真实验中得到惟妙惟肖的展现，“我们利用VR与AR技术，在虚拟仿真世界中还原唐代长安城核心格局，让学生更好领悟唐代文化，感悟文化自信。”课程主持人、文学院教授柏俊才说。潜心钻研教学，用心打磨课程，团队打造了一系列深受学生欢迎的“金课”。张新科教授主持的“中国古代文学”获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柏俊才、刘生良、吴言生三

位教授主持的课程分别获得国家首批一流本科课程，柏俊才教授“唐诗与长安文化”被评为国家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在张新科教授的带领下，团队不断挖掘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德育元素，守好“责任田”，获得陕西省优秀教学团队。

团队坚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将最新科研成果融入教学。张新科教授主持的“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获陕西省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刘生良教授主持的“中国古代文学系列课程‘背一摹一赏一探’有效教学范式”获陕西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立足长安 守望丝路 代代人担使命

“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开创历史！”1982年，首届全国唐诗讨论会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霍松林教授的这番讲话引发热烈掌声，台下大学三年级的张新科听得热血沸腾。

“这是《史记》研究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会。”1988年，全国《史记》学术研讨会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已留校任教的张新科在撰写的论文《〈全国〈史记〉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写道。

“希望将‘111引智基地’建设成为一个开放的国际交流合作平台。”2018年，在教育部、国家外国专家局“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陕西师范大学首个以人文学科为主体，融合工科、艺术等学科的建设基地——“长安与丝路文化传播”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建设启动会上，负责人张新科教授详细介绍着，他对基地的未来充满期待……

细数走过的点滴，团队秉承“敢为人先，追求一流”理念，不变的是长安情怀、丝路使命。“西安是十三朝古都，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形成了几个研究重心。”张新科教授说。

自从学生时代与《史记》结缘，30多年的学术生涯，张新科围绕《史记》这本大书，先后发表百余篇学术论文，出版10余部专著，主编20余种学术著作。《史记》以其丰富的内涵给予张新科教授源源不断的学术养分，张新科教授也以对《史记》专注的热爱回报了它，将当代“史记学”推向新的高

度。《史记与中国文学》被列入“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史记中的治国理政智慧》被列入“丝路书香”外译项目，《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入选2019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聚焦国家重大需求，张新科带领团队在《史记》研究、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等领域不断攀登研究高峰，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近5年来，团队获批国家和教育部基金重大项目3项、重点项目2项、一般项目9项，获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青年成果奖、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奖等30多项。

心怀大爱 凝铸师魂 西部红烛闪光

中国古代文学教师团队，也是学校“西部红烛两代师表”精神的传承者和践行者。

2013年至2021年，张新科教授担任文学院院长期间，为学科

志、报国之行的高度统一，为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站稳讲台，教学第一，学生的事无小事”，作为团队负责人，张新科教授总是这样嘱咐青年教师。他精心设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计划”，担任教学导师，帮助青年教师提升教学能力，形成良好的职业素养。“求学期间，我深受团队各位先生和前辈的熏陶和濡染，作为青年教师，我要用奉献和付出，照亮学生思想，启迪学生智慧。”文学院王伟教授说。

“我听从祖国的召唤援疆，祖国的召唤就是我的志愿。”刘生良教授62岁主动申请援疆，成为教育部第九批援疆干部中年龄最大的同志。“五百日在西域殚精竭虑有始有终一心援疆无他念，八千里出阳关风尘仆仆无怨无悔双手帮扶真情”，正是他援疆情怀和工作的写实。“我个人的力量非常有限，要用‘西部红烛两代师表’精神，涵养激励学生尤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教师团队”

建设和学院发展殚精竭虑。2017年，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被列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学科，2019年、2020年汉语言文学专业、秘书学专业先后入选国家一流专业，2022年“中国语言文学”学科顺利进入第二轮“一流学科”建设期。该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由此踏上了新的阶梯，成为我国“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及发展的中坚力量。2019年以来，即便张新科教授身患重病，但他依然与班子成员一起，带领全院圆满完成了学校一流学科建设任务，做到了教书育人和学院发展两不误，实现了爱国之情、强国之

其是公费师范生的情怀和志向，希望他们未来走上讲台，立足西部、教育报国。”

春风化雨，嘉种萌芽。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教师团队言传身教、悉心培育，一代代年轻的教师和学子们，追随着前贤的脚步接续前行，两代师表，蕴积涵育、守中不移，肩负起“教人育人，育才之才”的光荣使命，书写着西部教师教育的奋进之笔。



## 澄江动物群发现现代环节动物

□ 陈彬

中国西北大学地质学系教授张志飞课题组联合英国杜伦大学马丁·史密斯，对寒武纪早期澄江化石库中的澄江拟管虫化石进行研究，发现该化石为地球已知最早的隐居型环节动物(环节动物门多毛纲下的一个亚纲)。该发现将环节动物冠群类一蛰龙介虫目的化石记录前推至少2亿年。

在生物谱系上，所谓“冠群”即指所有现生类群成员的最近共同祖先及其后裔。与之相对的则是“干群”，即在冠群之外，但又与该冠群有更密切谱系关系且已绝灭的生物类群。

该研究还发现，有些现生动物门类的大多数类型，如环节动物，可能并不在特型化石保存(指化石保存状况好，一般生物的器官构造和软组织都能保存)的环境中繁盛或生活。因此，特型化石库并不能完全揭示地球生命演化的历史过程，还需其他环境化石的约束和补充。这为进一步探索现生动物类群的化石空白提供了新思路。

据介绍，地球生命有38亿年的历史。长期以来，相关研究认为寒武纪生物大爆发诞生了地球动

物树的基本框架，衍生了现代动物门类的根，至4.8亿年后的奥陶纪，各门类的纲、目、科、属、种不同动物类群大量出现，地球动物树才开始枝繁叶茂。目前地球上的动物大概有38个门类。

这其中，环节动物作为现代重要的动物门类，在海洋和陆地上都非常常见，比如大家熟知的蚯蚓、沙蚕和蚂蟥。

之前有研究认为，环节动物出现在寒武纪早期，主要隶属环节动物干群或者古环节动物亚门。据最新研究，环节动物门存在或起源于隐居型祖先，现代的扇毛虫(俗称笔头虫)就属于这个类群，但缺乏早期化石记录。

澄江拟管虫1997年被发现于我国云南澄江化石库。由于其身体前部有成圈的刺状结构，澄江拟管虫被认为是最早的扇毛虫动物，但一直缺乏系统描述和研究。

利用西北大学早期生命研究所长期积累的15枚标本，张志飞团队对澄江拟管虫化石进行了重新研究。他们发现，该动物呈蠕虫型，包括圆柱形的躯干和可伸缩的前区，即吻部。吻的基部周围长有

束状长刺，绕躯干前部周围环状分布。吻部可收缩和膨胀。膨胀时表面有明显的瘤突，收缩后瘤突通常不可见。

澄江拟管虫因身体前边发育成圈的刺而被解释为最早的扇毛虫，新的研究发现这些刺与扇毛虫的触手不同，是束状和梯状分布的，可以伸缩，并内卷到身体前端。身体前端有发育伸缩的吻部，吻部长有成对的瓣鳃用于取食。这些与现代扇毛虫类最为相似。

张志飞介绍，现代的扇毛虫在海底表面沉积取食，其肠道分布与澄江拟管虫的肠道形态比较一致。除了化石形态上的对比外，该研究还整合了现代环节动物的形态和分子数据进行支序分析。最新分析数据高度支持澄江拟管虫+扇毛虫分支，表明该化石代表地球已知最早的扇毛虫。

“对扇毛虫类的分析结果表明，澄江拟管虫属于高度演化的冠群环节动物，隶属于隐居型的扇毛虫中的扇毛虫。”张志飞表示，因为扇毛虫系统位置较高，其他谱系类群在它们出现前应该已经发生辐射，据此推测，环节动物的诸多类群在澄

江动物时期已经高度多样化。

张志飞表示，如果推测冠群环节动物在寒武纪多样性已经很高，但其化石却十分稀少，这似乎存在矛盾。究其原因，一种可能是冠群环节动物生活的环境并不适宜特异型化石保存。若果真如此，那么证明寒武纪特异型化石库保存的化石类型并不能完全代表寒武纪全部的生命群落面貌。

此外，对澄江拟管虫的研究将环节动物的辐射从分子生物学研究推测的奥陶纪，前推到地球生命史的起始——寒武纪大爆发时期，表明环节动物冠群类原口动物在寒武纪第三阶之前已经大量出现。该研究首次将环节动物亚门的祖先前推至寒武纪早期。

该研究进一步支持了中国科学院院士舒德干提出的地球动物树三幕式成型新假说，即地球动物三大界、四大超门在5.6亿至5.2亿年前的寒武纪一寒武纪界限附近以基础动物、原口动物和后口动物三幕式依次出现的过程，显现了寒武纪大爆发的突发性和阶段性的特点。

(据《中国科学报》)

## 敦煌壁画上的《唐·出使西域图》

□ 朱文杰

敦煌壁画上绘于唐代的《出使西域图》，反映的是开辟丝绸之路第一人——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也是中国绘画作品上最早反映这一重大题材的艺术作品。

敦煌壁画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瑰宝，这一幅唐代的《出使西域图》，气氛庄严，场面宏大，分为三个部分，即“汉武帝甘泉宫拜祭金人”“汉武帝送别张骞”以及“张骞到大夏国”的场景。

《汉书》记载：“张骞，汉中成固人也。”是我国西汉时期著名的外交家和探险家。公元前2世纪，张骞从长安出发，历经20年，凿空万里，两使西域，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与西域各国建立了友好关系，为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伟大贡献，被誉为“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是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以郎应募，使月氏。郎，为皇帝的侍从官，没有固定职务，又随时可能被选授重任。张骞出使西域是为贯彻汉武帝联合大月氏共同抗击匈奴之战略意图。他从长安率队出发，至陇西一带，被匈奴截住，拘禁了10多年。但张骞持节不失，始终保持汉朝的特使符节，匈奴单于硬逼他娶当地女子为妻，可这丝毫也没动摇他出使月氏的决心。终于找到机会率部逃离匈奴，向西急行，越葱岭，经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过康居(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抵大夏(今阿富汗河流域)，最后来到大月氏国。但却没有得到大月氏国联合抗击匈奴的响应，他只好回国。谁知又被匈奴截住拘禁了一年多后，在公元前126年匈奴内乱时他才得以脱身，历经千辛万苦返回长安。

他出使时率100多人，返回时只剩下他和堂邑父两人。这一次出使西域虽未达到目的，但对西域各国的地理、物产、风俗习惯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

为汉朝开辟通往中亚的交通要道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元朔元年，张骞随大将军卫青出征，由于他熟悉沙漠的地理环境，“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立下大功，被封“博望侯”。

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直捣匈奴老巢，大败匈奴，形势发生了大的变化。此时张骞向汉武帝提出“联络乌孙，再抑匈奴”的建议，被封为中郎将，第二次出使西域。

他率300人组团，每人备双马，带牛羊万头，金帛货物价值“数千百万”。并联络乌孙成功，他又遣副使持节到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乌孙王派数十人护送张骞回到长安，被朝廷拜为大行令。第二年，即公元前114年，张骞在长安被病魔夺去生命，葬回他的故乡汉中城固。现在城固有关张骞墓，被列人“丝绸之路：长安一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墓前有三通石碑，正中墓碑隶书“汉博望侯张骞墓”，还有二尊石虎，经千年风雨，虽剥蚀严重，但仍雄奇威武，虔诚地守护着这位开辟了丝绸之路的千古第一人。

在丝绸之路的起点，当年张骞出使西域的出发地长安(今西安)，很多地方都有“丝绸之路”“张骞出使西域”的壁画、绘画、雕塑作品，以纪念这位烛照千秋的不朽人物。张骞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他将中原文明传播至西域，又从西域诸国引进了汗血马、葡萄、苜蓿、石榴、胡麻等物种到中原，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

这幅《唐·出使西域图》还两次被中国邮政搬上有“国家名片”之誉的邮票。第一次是1992年9月15日发行的《敦煌壁画》邮票第四组第4枚画面上“唐·出使西域”局部图。第二次是2012年8月1日发行的《丝绸之路》邮票上的小型画面上是“唐·出使西域”全图。

依据气候规律，每年的4—9月是我国的主汛期，也是雷暴天气的高发时段。据统计，全世界每天大约有44000场雷雨，800多万次雷电，每年约有4000人因雷击而丧生，至于因雷击而引起的财产损失，数目则更为惊人。

雷击是“天灾”。我国自古就有“雷公”的传说，以为雷击是老天发怒所致。事实上，雷不过是大气中的放电现象，雷电如果产生在云地之间就是雷击，如果人处于雷击范围，又没有避雷措施，那么雷击事故就很难避免。

令人惊奇的是，我国古代建筑就考虑到了避雷装置。《淮南子》《左传》等书里都有关于避雷的详细记载。学者研究发现，中国古代建筑的避雷，采取的是一种绝缘避雷和自然消雷相结合的办法。建筑物台基使用的主料为砖石，灰浆由白灰、糯米、白矾等合成，地下则铺有厚达一尺的焦炭，

墙体主料也是木材、砖石、灰浆等，整个建筑物如同一尊良好的绝缘体，而点缀其间的金属材料或装饰



□ 霍寿喜

品则相当于现今的避雷针、避雷网、避雷球，起的是引雷入地、自然消雷的作用。

要避免或减轻雷电灾害，就必须合理安装避雷设施，并做到定时

检测，及时消除隐患。除此以外，准确、及时地做好雷电预报也是被动为主动的良策之一。

《吕氏春秋》载，春雷响的前三日，官府要遣专人摇铃告示百姓：“雷将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似乎古人已有预报雷电的意识，只是这预报的

时限和时效太模糊了，“告示”本身也充满了迷信色彩。

如何准确地预报雷电？我国这方面的工作一般是通过通过对天气系统的分析，在作雨量预报时顺带报出雨的性质是否为雷雨，如是雷雨，当然就得注意防雷了。

其实，雷电也可以单独预报。科学家已研究出一套雷电预报系统：先在预报台站安装一部大的天线和无线电接收机，每个预报台的计算机都与中心站的大计算机相连。当使用天线和无线电装置接收到雷电轰击地面的声响时，计算机则记录雷电轰击的地点，各台站则将已做过分析处理的雷电数码汇报给中心站，中心站的大计算机再汇总各台站的情况绘制雷电预报图，标出雷电将发生的方位。人们就可以利用这张图，事先避开危险的雷电区，或采取一定的防雷措施，从而达到避雷、减灾的效果。